

黒川博行 / 著

朱悦玮 / 译

ごさい ざよう
后妻业



ごさい ぎょう

后妻业

黒川博行 著 朱悦玮 译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后妻业 / (日) 黑川博行著; 朱悦玮译.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6. 4
ISBN 978-7-220-09768-3

I. ①后… II. ①黑… ②朱… III. ①推理
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31659 号

GOSAI—GYO by KUROKAWA Hiroyuki

Copyright 2014 by KUROKAWA Hiroyuki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Bungeishunju Ltd., Japan 2014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in PRC reserved by Sichu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under the license granted by

KUROKAWA Hiroyuki, Japan arranged with Bungeishunju Ltd., Japan

through Beijing Kareka Consultation Center, PRC.

四川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进字 21—2015—137 号

腰封上的“黑川博行先生的作品读了绝对不会后悔, 每本都是杰作”一句, 出自
《东野圭吾的最后致意》©东野圭吾

HOUQI YE

后妻业

黑川博行 著 朱悦玮 译

出版人
产品经理
责任编辑
内文设计
封面设计
封面摄影
责任校对
责任印制

黄立新
季思聪 叶 驰
陈 欣
戴雨虹
张迪茗
NK CHU
蓝 海
王 俊

出版发行
网 址
E-mail
新浪微博
微信公众号
发行部业务电话
防盗版举报电话
照 排
印 刷
成品尺寸
印 张
字 数
版 次
印 次
书 号
定 价

四川人民出版社 (成都槐树街 2 号)
<http://www.scpsh.com>
scrmchs@sina.com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四川人民出版社
(028) 86259624 86259453
(028) 86259624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四川华龙印务有限公司
146mm×210mm
13.5
263 千字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20-09768-3
36.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话: (028) 86259453

1

柏木接到小夜子打来的电话，说耕造下午忽然晕倒，现在大概已经死了。

“他在农林中心散步的时候，忽然感到不舒服，刚坐在长椅上就低着头失去了知觉。因为他双手扶着放在膝盖中间的拐杖，所以看起来就好像是小憩一样。”

据小夜子说，这事发生在今天中午。现在是下午四点，距事发已经过去了四个小时。

“老头子怎么会突然晕倒？你给他下毒了？”

“我哪会做那种危险的事。只是用胃药代替了华法林钠而已。”

“什么时候的事？”

“应该已经两个月了吧。”

华法林钠是抗凝血剂，用于治疗血栓。如果停药两个月的话，耕造晕倒也是正常的。

“你现在在哪？”

“在老头子的公寓。我从农林中心回来之后，看着电视睡着了。”

“耕造当时只是失去意识吗？有没有发出呻吟？”

“有微弱的鼾声。应该错不了，是脑梗死。”

小夜子说，耕造患有心律不齐，可能是心脏内的血栓进入脑部造成脑梗死。

“老头子前年冬天也晕倒过。但当时公寓的管理人员发现及时，叫了救护车，住了半个月院。”

“也是因为脑梗死吗？”

“不，具体情况我也不知道。但当时并没有后遗症，这次可能是其他原因导致的吧。”

“你和老头子一起在农林中心散步的时候，有人看见吗？”

“当然。农林中心是谁都可以进入的。”

“大概有多少人？”

“我没细数，大概遇见了七八个人。”

“里面有认识的人吗？”

“没有。”

“长椅在什么地方？”

“成排樱树的外面，牛牧场附近。周围有金木犀的树丛，还有很大的广玉兰树荫，行人应该很难注意到。”

羽曳野的农林中心很广阔，占地面积有十万平方米，放牧场距离散步道也有一段距离。

“老头子身上有能够表明身份的东西吗？”

“拐杖上有一个写有住址、姓名和电话号码的贴纸。我觉得故

意撕下来反而不好，就那么放着了。”

“到目前为止，警察和医院都没打电话过来吗？”

“嗯，老头子应该已经死了。”

“但一直这么拖下去也不行。天黑前还是去看一看吧。”

“还要去看啊，真麻烦。”

“你是白痴吗？九十一岁的老头子外出未归，你作为他的妻子难道不应该去找一找吗？”柏木愤怒地骂道。

小夜子沉默不语。

“还有，给老头子常去的体检中心和医生打电话，问他今天有没有去过……其他还有什么地方他会去吗？”

“市民会馆的围棋俱乐部。”

“知道的话就快打电话！现在哪有工夫发呆、睡觉？”

“说啥呢，你了不起啊。还那么大声。”

小夜子挂断了电话。这女人脾气真不小。当然勾引老头子的手段也很高明。

柏木将手机扔到沙发上，拿起烟斗，将烟草塞进去，用打火机点着后吸了一口。

柏木打出二饼，结果庄家立刻推倒手牌胡了。原来是胡二饼和三饼。可恶，早知道就打五饼好了。

七千七百分就这样输掉了。最近的麻将软件真是厉害。但因为不管输赢都不涉及金钱，所以也很容易使人感到厌倦。

柏木打了个哈欠躺倒在沙发上，很快便睡了过去。

手机的铃声将柏木叫醒。看了一眼屏幕，是小夜子打来的。
窗外的天色已经变得很暗。

“喂，怎么了？”

“了不起先生，老头子还活着。”

“你说什么？”

“我现在就在农林中心。老头子还有气。”

小夜子说，耕造趴在长椅的旁边，拐杖扔在一旁。

“有意识吗？”

“没有，小便失禁。”

“鼾声呢？”

“没了……这可怎么办啊？”

“等一下，不要慌。”

柏木看了一眼墙上的时钟。下午七点四十分。应该就这样放着不管吗……

“你给体检中心和医生打电话了吗？”

“打了。不是你让我打的吗？”

“测一下脉搏，再量一下体温。”

“嗯，等一下。”

对面传来放下电话的声音，柏木焦急地等待着。

“脉搏九十，挺快的，体温也很热。”

“跟他说说话。”

“没反应。”

“你觉得应该怎么办，是放着不管，还是叫救护车？”

“你说啥呢，我要知道的话还用给你打电话吗？”

柏木开始思考。今天晚上肯定很热，看样子也不会下雨。明天一早耕造就会被发现，但这样一来就糟糕了。有人看见小夜子白天和耕造一起出现在农林中心。现在应该是寻找丈夫的妻子在找到丈夫后叫救护车才显得更自然，随后也不会遭到多余的怀疑。中瀬耕造不应该死在农林中心，而应该死在急救医院。

“给 119^① 拨电话，这样做比较好。”

“真的好吗？”

“别怕，叫救护车。不管怎样，老头子都必死无疑。”

柏木让她一起跟着去医院，到了之后再电话联系，说完就挂断了。



朋美从急诊入口进入薰英会医院，绕过大堂后，就看见姐姐尚子坐在候诊室里。她穿着白色的夏季毛衣搭配牛仔裤，光着脚穿着一双走步鞋。头发随意地扎在后面，没有化妆。看样子出门的时候非常匆忙。

尚子这时也看到了朋美。

① 119：日本消防机构紧急联络电话，也可用于患者、伤者急救。

“小朋，爸爸在 ICU 病房。今天和明天是关键。”

“什么症状？”朋美在尚子的旁边坐下问道。

“刚才医生给我看了 CT 的图像，左眼上方有两处是白色的，大概有十日元硬币那么大。现在正用点滴注射溶血栓药物和抑制血栓形成的药物。医生说是出现脑梗死后过了很长时间导致脑部浮肿。”

如果浮肿压迫脑干的话就会危及生命，尚子又补充道。

“爸爸是在农林中心晕倒的？”

“他和小夜子一起吃过午饭后就去散步了。因为直到晚上也没回来，于是小夜子出去寻找，在农林中心找到的。”

“小夜子现在什么地方？”

“回去取爸爸替换的衣服了。你们刚好错过。”

“替换衣服根本不重要。这时候不应该陪在爸爸的身边吗？”

“她说自己白天一直在找爸爸，连晚饭都没吃呢。”

尚子站起身：“要去 ICU 看看吗？”

“能见到爸爸吗？”

“你不是他的女儿吗？再说就是为了见他才来的吧？”

尚子转过身向电梯走去。

耕造躺在床上，微微眯着眼睛。左臂上扎着点滴的软管，右手食指上挂着血压传感器，鼻子上戴着透明的氧气罩，很费力地呼吸着。

“脸色还好吧。”尚子低声说道。

“有点好过头了……”

耕造的脸色显得有些潮红。脖子和手臂上满是蚊子叮咬的痕迹。

“爸爸，挺住啊。”

朋美将手掌放在耕造的额头上。老人微微有些出汗。“不是说要活到一百岁的吗，还要和我一起去看温泉呢。”

耕造看上去似乎点了点头。

“能听见吗？”朋美对一旁的护士问道。

“这个，谁知道呢……”对方只是含糊地摇了摇头。

又待了一会之后两人从ICU出来。医院里的咖啡厅已经关门了。两人来到公交站附近交通岗拐角处的家庭餐馆，尚子点了冰咖啡，朋美点了三明治和冰茶。

“工作扔给别人了？”尚子在桌子上支起胳膊肘，用手托腮问道。

“嗯，远程与客户沟通。现场的事情都交给司郎了。”

“新建吗？”

“不，翻新。”

朋美从包里掏出香烟，却没找到烟灰缸。“家庭餐馆是禁烟的吗？”

“当然了，因为家人都在啊。”

“哦，这样啊。”

“小朋，没来过家庭餐馆吗？”

“小时候来过啊，还吃过回转寿司呢。”

“果然身份不一样了啊。”尚子笑道：“翻新什么？”

“世博公园附近的公寓，一百三十平方米。因为女儿结婚后变成了两对夫妇要住，所以要将家里碍事的墙壁都拆掉，重新整理成三居室。还要有一个六十平方米的饭厅。”

“六十平方米是几叠^①？”

“差不多四十叠吧。”

“真大啊。”

尚子耸了耸肩膀。似乎换算成叠之后对宽敞程度有更深刻的感受。

“翻新比新建的价格要高吧？”

“也不绝对。新建还需要土地呢。而且装修程度不同价格也不同。这次的翻新是每坪^②九十万日元。”

尚子用手指在桌子上计算起来，似乎是在将一百三十平方米换算成坪。从小尚子就擅长文科，朋美则擅长理科。

三明治和饮料被端了上来。朋美吃了一口三明治。生菜干巴巴的，味道很差。

“姐姐你也吃点。”朋美将盘子推了过去。

① 叠：日本用于计算榻榻米数量、表示房间大小的量词。1叠的大小是910毫米×1820毫米，但根据地域及房屋构建方式的不同，尺寸有所差异。

② 坪：日本的面积单位，1坪约等于3.306平方米。

“原来一百三十平方米是差不多四十坪呢。”尚子抬起头，“那每坪九十万日元，就是三千六百万日元吗……”

“不仅如此。整体厨房和地热等还需要设施费和设计费。‘佐藤・中瀬建筑设计事务所’还要征收工费的百分之十二作为设计费和现场监理费。”

“小鹏真幸福呢，有自己热衷的事业。我整天从早到晚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唯一陪我的只有皮皮。”

“别身在福中不知福啊。整天想吃就吃，想睡就睡，想读书就读书，想打球就打球，每天要做的事只有带皮皮散步。我才羡慕你呢。”

“我说，你没换过隔扇也没给院子除过草吧。你知道这些都有多累嘛。最近我给十扇防雨板重新涂了漆，腰疼得我趴了三天。”尚子不开心地说道。自从耕造搬到藤井寺的公寓之后，位于羽曳野的老宅子就由尚子一个人一边修缮一边居住。

“对了姐姐，眼睛的手术是什么时候？”朋美换了个话题。

“本来计划是下个月中旬，但爸爸出了这种事……”尚子摘掉眼镜向窗外望去，“反正这种手术拖上一两个月也没事。”

尚子的眼疾被称为黄斑前膜，据说是眼底产生薄膜影响视网膜，导致视力下降。只能通过手术进行治疗，需要用小镊子伸进眼睛里摘掉薄膜，想一想都觉得很可怕。万幸的是，尚子出现黄斑前膜的只有左眼。

“这可真是，人一上了年纪到处都容易出毛病。只有小鹏的身

体什么毛病都没有。”

“我也有巴塞杜氏病和梅尼埃病啊。肝脏的数值也不好。”

“那是脂肪肝。你酒喝得太多了，烟也应该戒掉。”

“烟和酒可是消除压力的良药啊，如果都戒掉我才会生病。”

尚子很传统，认为女人不应该碰烟和酒。二十四岁结婚组建家庭后一直做家庭主妇，因此不谙世故。五年前，尚子的丈夫去世时，朋美曾劝说尚子与其在家郁郁寡欢不如出去工作，但尚子置若罔闻。同时尚子也总是将自己的想法强加在朋美身上。朋美当然也不买账。尚子和朋美都很顽固，或许这是她们姐妹二人唯一的相似之处。

“医生说，如果在玻璃体上动手术的话可能会引发白内障。所以医生建议我摘除晶状体，然后在眼睛内部植入一个镜片。但我总感觉人工镜片不可靠……要是换做你怎么办，植入镜片吗？”

“反正也是顺便，不如就植入了呗。”

“是吗……”

尚子拿着三明治陷入思考，但看样子并不打算听朋美的。

“关于疾病这方面的问题还是听医生的吧，毕竟人家是专家。”

“哎呀，我忘了，医生说爸爸的脑梗死，如果有生命危险的话需要进行开颅手术。我在同意书上签字了。”

“小夜子没签吗？她不是妻子么？”

“那个人什么也没做啊，所有的事情都推给我了，在ICU里还打哈欠呢。”

“她是不是觉得爸爸就算死了也无所谓啊。”

“但找到爸爸的是小夜子啊，在农林中心。”

“我讨厌那个人。”

小夜子总是表情阴险，斜着眼睛看人。年龄六十九岁，黑瘦黑瘦的。虽然年轻时候当过护士，退休后在疗养机构里工作，但从她对耕造的态度上来看，却感觉不出丝毫的体贴与关心。从前年冬天小夜子被介绍给耕造时起就是如此。朋美对小夜子这个人虽然说不出有什么问题，但总觉得也不能大意。并非因为小夜子成了耕造的后妻，成了朋美她们的继母，而是因为朋美似乎看透了小夜子这个人本身的人性以及生活方式。

虽然朋美反对耕造与小夜子再婚，但尚子却表示赞成。似乎是因为小夜子说希望照顾独居的耕造，希望能够为他养老送终。耕造也明确表示要和小夜子结婚。对于倔强而且任性的耕造来说，既然他做出了决定，那么不管别人说什么都没有用了。

两人再婚时，尚子和朋美向耕造询问过他名下的资产。耕造的回答是，现在居住的藤井寺的公寓和银行存款大约值两千万日元。对于一个从泡沫经济时期就开始炒股的人来说，这些资产意外地少——尽管朋美这样想，但却没有继续追问。因为她不愿让爸爸以为自己是为了财产才反对他再婚。

“爸爸也没买保险吧。”朋美喝了一口冰茶。

“没有，当时妈妈已经痴呆了。爸爸打算活得比我还要长。”

尚子一边吃三明治一边说道。

“真是那样呢。”

今年春天，是敏惠的七年忌。她是一个对家庭一丝不苟的女人。虽然两人都不愿承认，但尚子继承了母亲的性格，朋美则继承了父亲的性格。

“……为什么母亲比父亲先去世了呢？如果反过来的话，我们就不用认识那个人了。”

“小夜子一定也有好的地方。”

“姐姐你这是性善论？”

“怎么说呢……应该不是吧。”

“告诉周平了吗？爸爸晕倒的事。”

“没呢，离得那么远。”

尚子有一个儿子名叫周平，现居东京，在一家商社工作。

“如果等爸爸死了你才告诉他，他一定很难过吧。”

“别说那种不吉利的话。爸爸明明那么努力地要活下去。”

“但是，葬礼的程序也应该考虑了吧。我记得听爸爸说过，他好像加入了什么互助会。”

“他攒了一笔钱吗，作为葬礼的费用？”

“我想应该是存起来了吧，类似寄存金一样的东西。”

“你去确认一下。”

“怎么确认啊？”

“问小夜子呗。”

“姐姐你去问不就好了？”

“不不，我不去。”

“这种麻烦事我才不做呢。”

“我说，这个三明治真难吃啊。”

“就因为难吃才给你的啊。”朋美笑道。

“真过分。”尚子也笑了起来。

“司郎说忙完这一段就会来医院。”

“真懂事，明明那么忙。”

“毕竟是搭档嘛，理所当然的。”

既是工作上的搭档，也是人生中的搭档。

朋美将冰茶一饮而尽。

“我去抽根烟。”

没记错的话，餐馆门口旁应该有一个立式烟灰缸。



柏木从浴室出来的时候听到手机铃声响起，于是便披着睡袍来到起居室。电话是小夜子打来的。

“喂，是我。”

“你干什么呢，怎么才接电话？”

“吵什么，我洗澡呢。”

“老头子被送到富田林的薰英会医院了，现在在ICU。”

“是脑梗死吗？”

“病灶好像不太大，但脑袋都肿起来了。看样子是不行了。”

“老头子有女儿吧？”

“有两个烦人的家伙。住在羽曳野的姐姐来了。”

小夜子三十分钟前离开医院，所以没见到妹妹。

“你不在老头子身边陪着，跑出来干啥？”

“吃意大利面啊，浇了蟹汁的。”

“你没回藤井寺的公寓吗？”

“回了，去取保险证和替换的衣服。”

“记得把胃药处理掉，换回华法林钠。”

“知道，这还用你说。”

“今晚不要睡了，要一直在医院待到天亮。”

“还真是事无巨细呢，你以为我是谁啊？”

“公证遗嘱的事不要让老头子的女儿知道。”

“怎么可能让她们知道。我还特意嘱咐老头子不要对别人说呢。”

“办葬礼的钱有吗？”

“不在我手上，老头子把现金都放在保险箱里面。”

除了现金，耕造还将银行的存折和股票、羽曳野的房子和藤井寺公寓的产权证书等全部资产都放在一个带有密码锁的保险箱里，密码连小夜子都不知道。

“有时候他的警戒心意外地强。打开保险箱的时候，就连我也不能靠近。而且因为保险箱放的位置很深，就算偷偷安装摄像头